

開放的耳語



痾弦主編

聯合文叢

003

● 痙弦 / 主編

開放的耳語

聯合文叢 003

開放的耳語

主 編 / 痾弦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
電 話 / 7666759 · 7634300轉5106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 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3952號

印刷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經理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F
電 話 / (02)6422629

出版日期 / 76年4月1日 初版
79年5月5日 三版
定 價 / 11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美麗新世界

「開放的耳語」小引

「開放的耳語」是去年聯副所邀約一系列「女作家講故事」的合集，一共收錄了七位女作家七篇中、短篇小說。當初設計這個專欄的用意，是希望針對一些為人所注意、但又微妙得難以深入了解的社會現象作比較細膩的描摹，而這樣的題材，由女作家來執筆，自然更能從婉曲體貼的角度來呈現種種特殊的經驗。它名為「講故事」則是基於它的自由風格，在形式、技巧、語言上都毫不局限，以求達到最好的效果。

而呈現的作品也的確都具有相當的水準，令人欣喜：

朱天文的「桃樹人家有事」企圖為時代造像，描寫戰亂所造成的大陸／台灣、白髮／紅顏的婚姻生活，有一點無奈，有一點宿命，但擁有更多的是來自女性的生命力量。因此小說中筆觸最力的，是少女成長為少婦的歷程，在生活的磨子裡，磨掉了少女亮麗的包裝，磨出了堅韌的人的本質。文字平淡中見深情，尤其引人深思。

鄭寶娟的「青春悲喜劇」以寫小說的女主角的生活為背景，再去預測、想像而寫她的小

11x4458/05

說，小說中有小說，而小說中的小說又是這篇小說的縮影，設計精巧，語言伶俐，極富現代色彩。蕭颯的「香港親戚」採取電影手法，用對話、動作、表情來烘托事件。作者以四十年阻隔後的會面為主線，旁及台、港、大陸三處的人民與生活，是中國人大飄零的小縮影，其間滄桑，正如文中所寫：「歲月真是殘忍，無法迴避。」

廖輝英的「昔人舊事」是一段回憶，或者是許多女孩大學時代的共同回憶——除了讀書，還有浪漫的愛情，說它浪漫，是因為沒有結局。而所有的愛情故事都一樣，除了當事人，沒有人可以為別人的愛情作見證，或下結論。

辛其氏的「報稅」以獨白的散文風格，敘述婚姻破裂的女子如何從拒絕到面對事實，終於獨立自由的覺醒過程。小說以報稅這個現實的、惱人的事件來象徵女主角對婚姻的態度，譬喻與真實結合，設想佳妙。

郭良蕙的「相逢曾相識」以作家獨特的敏感配合收藏家的銳利，從古物的浮沉流轉中，襯映出人的浮沉流轉，以及種種癡心妄想或緣生緣滅。小說裡沒有太多褒貶之詞，但在小說故事冰冷的競逐中，任何人都可以讀到自己。

施叔青的「最好她是尊觀音」寫的是愛的別調，描述一個從小受母親管制的獨生子，配合他的收藏嗜好，以收藏的心情和人交往的經過，而他的「愛」其實也只是收藏的一種，是對方的囚牢。題目就是小說的內容。

這幾篇小說，各出機杼，觀察入微，有動人的故事內容，也有豐富的文學意涵，就「女作家講故事」這個謙虛的命題而言，早已超越許多，不但值得細細品味，也值得我們為這些

女作家的努力與用心來加油。

近些年來，由於女作家在暢銷書排行榜上所占的優勢，使女作家與作品備受批評與爭議。我們以為，除了就作品本身的討論之外，如果能從比較寬廣的歷史角度、文化意義與社會現象來審視，可能會有更好的看法。因為，女作家的出現與流行，是近十數年才有的現象（也是文學史上僅見的），民國以前不必談，之後也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，才有今天這樣豐沛的生命力。

從最早期五、六〇年代的身邊瑣事寫起，歷經孫如陵主編的中副時代、林海音主編的聯副時代到報紙小說獎的創設等幾個明顯階段，女作家在創作內容與創作人口上逐漸成長，不但掙脫了自我的限制，把筆鋒朝向更廣闊的人生，也產生了文化意識，試圖創造更具時代性的作品，而形成了文壇的主要力量。近兩三年，更有許多作家如蕭颯、朱天文等，或提供小說原著，或親自編寫劇本，參與另一個重要的文化活動——電影，在新電影運動浪潮中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這一段從埋沒荒蕪到成為爭議對象的過程，不僅僅是一種文化或社會現象，它背後蘊藏了更深刻的文化意義與社會結構的變遷，絕對值得深入探討。

無論如何，有創作就有批評，有批評就有爭議，對整個文學界來說，這些都是必要的——只要出發點是文學的、藝術的。因此，讓爭辯繼續爭辯而創作不停創作吧，就讀者而言，沒有什麼比讀到好作品更重要的了。

《開放的耳語》這個書名也就是這樣的象徵意義，無非是希望文學作品都能除去所有文學本質之外的蔽障，回到作品本身，讓作品決定「事情的真相」吧！

本專輯於聯副推出期間由蘇偉貞女士費神設計、邀稿，備極辛勞，須補記於此。

民國七十六年三月

目次

美麗新世界

——「開放的耳語」小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● 桃樹人家有事 / 朱天文 |
| 27 | ● 報稅 / 辛其氏 |
| 35 | ● 最好她是尊觀音 / 施叔青 |
| 47 | ● 相逢曾相識 / 郭良蕙 |
| 59 | ● 昔人舊事 / 廖輝英 |
| 99 | ● 青春悲喜劇 / 鄭寶娟 |
| 125 | ● 香港親戚 / 蕭頌 |

桃樹人家有事

朱天文，一九五六年生，山東臨朐人，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，現任三書坊發行人。

曾獲聯合報小說獎第三名，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，聯合報「愛的故事」徵文佳作，第二十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，及第廿二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。

著有小說集《喬太守新記》、《傳說》、《最想念的季節》、散文集《淡江記》、《小畢的故事》；連續劇劇本「守著陽光守著你」，電影劇本「小畢的故事」、「冬冬的假期」、「童年往事」、「戀戀風塵」等。

人生似舞台。那麼，我們的這個舞台上，有兩棵桃樹，因為是台灣桃樹，二月就開花了。兩堆霞雲底下住著的人家，姓孟，孟先生、孟太太、孟念湘、孟念祖。孟太太三十初幾，開家庭美容院，在簷前掛著方方一塊青天紅地的小招牌，一行電話號碼漆白色。記到社區一帶各戶人家的號碼簿子上，孟太太的稱謂成了「洗頭孟」。由此我們可知，當然還會有豬肉趙、水電錢、雜貨孫、瓦斯李之類，百業雜陳。

孟先生今年六十六了，念湘讀小學四年級，念祖三年級，姐弟倆每天坐公車三站上下學。孟先生在公家機關做事，寫得好字，好四六駢文，長官的應酬信件，或婚喪誌慶悼唁什麼的，皆由他出手。去年連升八級做到簡任一級，還了當年五十歲上校退役的遺憾。這棟兩層樓房子，經過翻修加蓋，第三層留給他做書房，趕在秋末完工，連著他的升遷之喜請客，來了多少湖南老鄉同事，站在門前觀賞他的新家，瀝青大理石門楣，嵌著兩個泥金大字「攸廬」，四個小字「昶之自署」。人生走到這裡，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？

有的，而且太有。孟先生的全部牙齒要重做了，前年孟太太準備了六萬塊錢給他去做牙齒，現在他不但分文皆無，聞知修齒費又漲了三千塊，令他苦惱萬分。

孟太太她呢？譬如她現在滿手泡沫的掛掉電話，回到客人頭上繼續抓捏，很懊悔剛才電話裡到底又沒講。孟太太一根直腸通到底，攔不住悶，對著鏡中的客人嘆氣道：「我先生的同事，打電話來正好給我接到，本來我想直接跟他說，唉不好意思，還是沒說，笨！」

客人倒不明白。孟太太道：「我要我先生問他同事，看他們那個單位有沒有事我可以做。我早知道，要我先生那種人去問哦，問到民國一百年也沒影，乾脆我自己來問，快多了。」

稍微吃驚的客人道：「不做頭髮了啊？」

孟太太道：「我先生，頂多再幾年就要退休，孩子都還在唸書，到時候什麼眷糧、減免學雜費都沒啦，慘不慘。我要找個公家機關的事做，就不怕。禮拜天放假日還是可以做頭髮。」

客人搭搭話，問她生意好做不，孟太太道：「房子自己的嘛，這些椅子、桌子、鏡子，連那架護髮機，是我先生部下送的，我只管煤氣錢、材料錢，每月扣扣掉，賺個一萬塊有啦。」

客人道：「是啊，天冷，來洗頭的也多。」

「差不多。」孟太太道：「冬天洗頭多，煤氣費得多。夏天剪的多，連剪、連燙，才有賺。冬天一個月有時要叫到三桶瓦斯咧。」

新近，路口剛建好一棟公寓，底樓添開了一家理髮店，客人問她有沒有受到影響，孟太太樂了，道：「它現在關啦，你不知道！頭一個禮拜有影響，新來的，大家都想去看看怎樣，人嘛，都是這樣。我心想，好吧，給你半年時間，半年以後看你做不做得下去。哈，半年，一個月就關了。我就說，那個店，只會洗頭，自己又不會剪、不會吹，請人家師傅來，你不想想，我們這個地方，錢少了請不動人家，錢多了倒賠他還不夠，碰到好師傅人家自己去做，還來幫你做，神經病！」

客人道：「說的是。它隔壁那家服裝店，噯，怎麼開在那裡？」

孟太太笑死了，道：「名字又難聽，罔筍服飾！我去跟它老闆娘講過呀，要不然你就賣

貴的，像舶來品那些東西，自己去挑樣子，不要多，一樣一種，要好看，別的地方不一定買得到的，就會跟你買了——沒辦法啦它那個程度，罔筍，挑也挑不出什麼好貨。要不然你就賣最便宜的，一百塊錢四件那種，可是你要批很多才賺，又會壓倉，賣不掉。老闖娘牛吹大咧，說她先生在萬華賣水果，一個月賺幾百萬，幾百萬她還在這裡開罔筍。店啊，關一定關的，就是看什麼時候關。」

「難怪，前面那個水果攤也是她家的？」客人恍然大悟。

孟太太撇撇嘴，道：「嘿！才奇怪，她家的橘子，又沒比別人大，偏偏比別人貴，幹嘛，又不是義賣，誰買！來，沖水。」

客人躺到橫椅上來，瓦斯轟地開了。孟太太手腳麻利，給人洗頭一點不職業化，保持了家庭主婦的習慣，一個頭顱是一棵大白菜，生怕殘餘農藥不乾淨似的，搓洗得可真是不含糊，客人打心底舒服，喜歡來她這裡洗頭。孟太太生意興旺，身為鄰長之妻，享用了數年中央日報的免費贈送，兼做社區情報交流站，好不風光熱鬧。老實說，我們看不出她實在有何不足。有的。我們不該忘記孟先生那筆做牙齒的六萬塊錢，它為什麼會失蹤呢？我們猜想，也許是跟那兩棵桃花有一點關係。到底有沒有關係，讓我們看一看桃花尚未開花之前，不，尚未變成一棵樹之前，甚至尚未萌芽衝出土壤之前，應該是孟先生掛了十年上校官階之後決定退役的那一年。那一年，孟太太從南部一家事專科學校畢業，一邊做事，一邊待字閨中。她的名字叫做黃淑簪。

淑簪的家裡務農，在他們那一代，黃先生只生了淑簪跟淑簪的哥哥一兒一女，確是少有

的事。淑簪生來大聲笑，大聲講話，滾厚結實的身體，五官秀翹，緊綑著一弧圓致致的高額頭。因為好友阿碧在台北瑞祥建設當會計，邀她來玩，樓下是工地辦公室，樓上租給兩名光棍。她跟阿碧白天守著辦公室，沒人來就唱歌聊天，下班後兩人去逛街看電影，如此玩了四天才回南部家。孟先生有時在辦公室翻看報紙，看完便上樓去，衣著光潔，飄瘦一個人，凹癯癯兩隻深目。阿碧祕密告訴她，某某廟前柱子上刻的兩行詩句並非某某人題的，實出孟先生所撰，兩人於是替孟先生抱不平。

淑簪回家不久，接到孟先生來信，嚇她一大跳，用功讀了幾遍，雲淡風輕總也讀不透它，然光是那俊挺的墨藍鋼筆字，一輩子從來也沒人這樣寫信給她，捧在手中，她只覺不勝其重。很願意回信給孟先生的，一封信幾天撕撕改改還沒寫成時，又接獲孟先生的第二封信，比較讀懂了，說阿碧跟他談到她，他才知道她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南部七縣市獨唱比賽得到冠軍，非常讚美了牠。

這次她很快寫了回信，敘述家專三年，有兩年半在唱歌，又擔任合唱團女高音，樂隊吹小喇叭，家專畢業時，包括校長訓導主任在內的所有老師都勸她去台北考音樂系，但父親不准，說女孩子唸音樂沒用，遂放棄了這條路。淑簪原也不認為有任何不對，她是女兒糊塗，可是黑字寫到白紙上，彷彿她的人一點一點被寫了出來，連同她初初的青春與哀愁，也都一起被發現了，她忽然悲傷自己沒有去唸音樂系。但那悲傷又漲滿了快樂，她竟不覺在期待孟先生的來信。比她回信更快的回信來了，整厚一疊，展開是長長一橫卷，她為眼前這張雪白無瑕的宣紙，美麗的毛筆字，和焦甘的墨香，真想嚎啕大哭一場。

如此孟先生寫了一年的信，淑簪便要嫁給他。

黃先生難過極了，一個同齒之人平白竟要變成了自己的女婿，無論如何他不能接受。此時我們尚不知，孟先生對淑簪其實還隱瞞了五歲，換言之，他非但不與黃先生同齒，且比黃先生多五齒。

孟先生來過淑簪家兩次，兩次黃先生都擺明了不歡迎之色。孟先生平生不做二事，一不看人眼色，二不求人，此番仗著反正語言不通，變常逆道拚上老臉不顧了。頭一回來，喝了茶就走，都聽淑簪在講話。第二回邀她出門拜訪朋友，孟先生道：「我有個老同事在台南，淑簪小姐也認識的。」

「我認識？」淑簪驚笑起來。

孟先生點頭道：「我跟他說起你，他也知道你。」

淑簪驚恐道：「誰啊？」

孟先生微笑道：「我跟他只說了你的名字，他說就是她呀很會唱歌的那位學生不是。淑簪小姐你看你多有名氣。」

她急問是誰，孟先生道：「你們學校的老師，教你們三民主義。」

淑簪洩氣道：「他啊，曾炳義。他上課眼睛都不看我們，頭抬得喔，這麼高，對天花板講話！」

孟先生蠻尷尬，仍道：「他很高興我們也認識，說畢業以後就沒見過你，要你去他家玩呢。」

在三民主義老師家裡，孟先生照樣寡言，淑簪和老師話當年，老師不斷向孟先生誇讚她，更向她誇讚孟先生。那個下午孟先生只是盪漾著笑容，坐在小几的一盆水仙旁，嫩黃水仙紫著大紅繩頭，幽幽吐香。一輩子，這樣的一刻，能有幾回？淑簪很快樂老師當她已是大人，談著大人的話題，而今天這樣的場合，是孟先生給她的。她轉頭笑嘻嘻的看向他，豈不是，正是他。

孟先生送她回家的途中，她問孟先生：「你在大陸有沒有結過婚？」

「沒有。」孟先生說。問她：「為什麼會這麼想？」

淑簪道：「曾老師就有啊，所以他到現在都不結婚。我想你們差不多大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結婚。」

孟先生道：「你很活潑。炳義也說，你家裡不像事農。」

淑簪道：「我初中鋒頭就健喔，演講比賽、朗誦比賽都是派我去參加。我每天早上把制服燙得筆挺，皮鞋擦得亮亮的，愛這樣。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外省人咧。那時候就像現在這樣胖胖的，很多男生追我，騎腳踏車跟我回到家，幼稚死了，一個都不理。」

見孟先生不言語，她又另闢話頭，道：「我讀家專時候，整天唱歌比賽，書都沒唸，剩半年要畢業考了，連珠算三級的程度也沒有，不拚不行啦，才把一、二、三年的功課拿出來一起讀，每天晚上到救國團補習珠算，補到九點半完，然後自己一個人騎腳踏車回家，騎四十五分鐘，路黑漆漆的好可怕。後來考試，就三級二級一起給我考過了。」

又道：「剛才你說我家不像做農，以前也有人跟你一樣說過吧。初中我通學嘛，有一天

在月台等車，好像站長樣子的人過來問我，父親做什麼的，我說做農，他不相信，以為我爸當什麼長。我回家跟爸爸講，爸爸教我再碰到那人就說他是海軍陸戰隊隊長。」說著，淑簪逕自笑不可抑，孟先生卻迷惘不知笑點何在。她補充道：「那時候我們家養好多鴨子，用六、七個工人，爸爸當工頭，所以他自己叫兩棲部隊。」

兩人笑了一陣，淑簪又道：「我爸爸跟我很好，有話比較跟我講，反而不跟我媽講，以前他去哪裡都帶我去，有一次載我去看豬公比賽，我坐在腳踏車後面，半路掉下來他還不曉得，一直騎到鎮上才發現咦怎麼沒有人，嚇得半死，原路騎回來，到家看見我在吃粿仔。當時我掉下來也沒哭也不怕，自己就走回家了。」

孟先生笑是笑，仍無話，淑簪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我的事情都講光啦，你的不講。」半天，孟先生才道：「淑簪小姐連我的心意還不明白麼。」

淑簪仰頭望他，傻傻笑起來，家也到了。

她怎麼會不明白，編號到七十六的信件，兩趟迢迢千里來看她，這些不是的話，那還有什麼是。當然我們也很明白，即使最露骨表示，孟先生寫在信上的亦不過就是，「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」。

淑簪沒有跟孟先生講父母反對他們交往。她選的，她喜歡，她執意要，在她的想法中，再沒有比這個更簡單應當的邏輯了。父親跟她翻了臉，警告她孟先生一定牌打得兇，沒錢。她去求母親，母親折她不了，只好幫她向父親說情，說得鬆動時，她便寫信告訴孟先生，請他替她作主。

孟先生由三民主義老師陪同來家裡提親，擇日訂婚。黃先生固然國語不靈光，此時根本是拒絕發言，德春叔在他們中間翻譯圓場。黃先生開出的聘金嚇死人，估計孟先生一名外省郎，退役軍人，沒基沒業的，非打退堂鼓不成。黃先生只是未嘗估計到，孟先生有一個頗為龐大的攸縣同鄉會，以及平時孟先生樂善好施結交來的同事緣、長官緣，所以訂婚之後，便開始舉備各種結婚事宜了。

黃先生悔恨不迭，揚言不發帖子，不請客，壓根兒不承認這樁婚姻。他是真的透頂傷心，當面也發了傷女兒心的話，譯成國語是這樣：「我沒有臉請客啦，請請來看新郎倌是個老頭子，人家會笑，笑你這個鴨子寮的阿善伯，女兒嫁不出去啦，嫁了一個老頭子！」

淑簪遂決定在台北公證結婚。臨到前一晚，黃先生甚至仍不肯隨太太上台北。德春叔奉黃太太召，適時出現來勸駕，正告黃先生，女兒只有這一個，終身大事，為人父者不參加，現下是鬥氣，以後就成憾欠，隨著年歲老大而與日加深的憾欠，何苦。講到傷心處，黃先生乾乾掉淚，做人一場真是白費。

婚宴設在英雄館，孟先生那邊請了三十桌，南蠻馱舌之音沸騰。黃先生這邊伶伶仃仃，湊上他們台南來的人，一位三民主義老師，一位市政府主任祕書，連此二位，究竟也是孟先生的人情，黃先生心中的苦呵，火熱水深自然不必說了。淑簪簡直不敢看父親，眼波偶然搗到，心裡也難受。

輸家黃先生，但我們的贏家孟先生，可也險贏，贏得個光不溜丟。孟先生三十幾年來不曾作打算，每月薪餉領到，分文不存，攔在口袋裡，吃喝玩樂他已習慣搶付帳，借錢給人也